

水 城

张时勋 张振业 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

水 城

张时勋 张振业 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城/张时勋 张振业著.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4. 10

ISBN 7—5074—0764—0

I. 水… II. 张… III. 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K820.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822 号

书名 水城
著者 张时勋 张振业
出版 中国城市出版社
发行
经销 新华书店
录排 北京慷兮艺术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中长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5
字数 375 千字
印数 1—1500 版次 2004 年 10 月 北京第一版
印次 2004 年 10 月 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7—5074—0764—0/Z.168
定价 31.80 元

前 言

《水城》，是一部长篇小说，共计 38 万字。

A 县城，南靠长江，北濒湖泊，内陆河穿插其腰，可谓襟江带湖的水城。1956 年春，县委书记陈良走马上任，坐镇水城。常言道：长久的目标，就是理想，有了理想，就有了行动的指南。陈良经过长久的思索，认清一个道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从而，他确定自己的理想，就是农业上纲要，粮棉单产（粮 800 斤，皮棉 100 斤）过长江，让农民的坛坛罐罐装满。

陈良经过调查，发现伟大的目标与眼前的现实有很大的矛盾。A 县地势低洼，洪涝灾害频繁，又要承受上端三个县排泄的客水，是全省著名的“水袋子”。这就是说，不仅粮棉单产难以达到，而且连收成都要打问号。可是，伟大的目标，能构成伟大的心灵，一个人成功的秘诀，在于始终不变其奋斗目标。陈良坚信自己的理想信念，实行果断的措施。加固江堤，兴修闸闸，夏季长江水涨，可抵御洪水，冬春长江水跌，可排空内地腹水。继而，组织干部民众，开沟挖渠，编织河网，力争做到排灌自如，抑制水旱灾害。

在治水过程中，多数干部表现良好，少数干部荒唐放肆，任意胡为。农村部长吕德铭，寻花问柳，打皮闹伴，通奸导致人命案。县监察委员会根据陈良的建议，本着“惩恶扬善”的原则，提出给予吕德铭“开除党籍，降薪两级”处份的申报方案。地监察委员会审批此案时，遵照地委书记白光的指示，只给予吕德铭“留党察看两年，降薪两级”的处份。津口区委书记王金城，组织民众开河挖渠，苦战夜战，雨战雪战，不顾民众的死活。地委书记白光收到民众举报，亲赴 A 县，向陈良下达“逮捕王金城”的口头命令。陈良觉得王金城的强迫命令

作风,属于“好心办坏事”的范畴,只是按照组织手续程序,撤销了王金城的小区委书记职务。从“王金城与吕德铭”两个案件中,白光与陈良发生了意见分歧,我要重罚你要轻罚,我要轻罚你要重罚。

随着时间的推移,白光与陈良的矛盾日益加深。有一年播种季节,久旱无雨,土地龟裂,农民叫苦连天。C县某区干部组织民众从内陆河填土筑坝,不让河水下泄,以便蓄水灌田。县委向地委报告,提出“挖坝”请求,地委没有理睬。仲夏季节,闷雨霪霖,渍涝成灾。港口区委书记魏明清,组织民众,从内陆河填土筑坝,不让C县的客水下泄,以免增重灾情。地委根据C县的请求,向A县发出电报,命令迅速挖坝。陈良向县委办公室作出交待:县委不发表任何意见,只是将电报内容转告港口区委。港口区委看到县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也就不执行挖坝命令。地委接连发出电报,仍被港口区委抗命不从。白光无可奈何,只好派出一位副专员,亲赴港口,监督挖坝,命令才得以执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地委决定,将A县湖西公社划归C县管辖。湖西公社书记李才华,抗命不从。A县泉水公社征购稻谷,霉粮百万斤,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白光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派出众多的工作组,到有关地方办小四清(工分、帐目、财务、仓库)运动的试点。组织处理阶段,白光向陈良发出口头指示:必须严惩港口区委书记魏明清、湖西公社书记李才华、泉水公社书记胡常山。可是,陈良提出种种理由,没有照章办理。

柴堆火旺,火上浇油。白光心中的火,在激烈地燃烧。他从恼恨魏明清、李才华、胡常山等人,一直到痛恨陈良一班人。于是,他派出得力人员,暗查陈良一班人的问题。心想机遇,扬帆风至。白光抓住大四清(政治,经济,组织,思想)运动的机遇,派出得力的工作组,以集训A县干部的方式,揭露陈良一班人的问题。集训会后,地委发文任命秦雪光为A县县委书记。接着,从各县抽调数千名干部,组成庞大的工作组进驻A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大四清运动。运动后期,四清工作总团依照白光的指示,给陈良一班人定性为反党集团、

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陈良，开除党籍，工资降两级。县委书记秦雪光，根据四清工作总团的指示，以县委的名义，向地委、省委申报“陈良窝案”的处分材料。

“抓革命，促生产”，这是当时叫得最响亮的口号。在四清运动期间，秦雪光分管生产，处在“促”的位置上。他遵照白光“普遍推广矮秆良种”的指令，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农情。发现农民担心矮秆稻秆短，一旦被渍水淹没，就会颗粒无收。他召集水利局技术干部座谈，得知建立电力排灌泵站，是医治水涝灾害的良方。于是，他向白光一面汇报农情，一面提出要求说：“听说省里拨款给 A 县建立两个泵站，地委转移交给 C 县。这笔款，能否交给 A 县？！”白光听了此话，勃然大怒说：“没有泵站，你就不推广矮秆良种吗？你不要重走陈良的老路！”秦雪光见势不对，只好喏喏连声告退。他回到办公室里，想起此事，叹道：“上听地委指令，下听农民呼声，上下合拍难呀！”一次，他与白光同坐吉普车，偶遇暴雨，田禾被渍，农民叫苦不迭。他借机叹道：“若有泵站，那就好啦！”白光先是默不作声，后是慢声应道：“省里再次拨款，定会照顾 A 县”。秦雪光心中暗喜，觉得远水虽解不了近渴，但终究有了一丝希望。

不久，大地爆发了象“龙卷风”一样的“文化革命”。省委象长江中的一只大船，遭受“龙卷风”的袭击，以致桅杆折断，帆布撕碎，舵把失灵，船底朝天。省级领导干部落水之后，涸的涸水，逃的逃命，那里顾得及对“陈良窝案”的审批呢！地委这只中船，县委这只小船，同样遭受翻船的危险。

山高尚有人行走，水急也有渡船人。县武装部的军人，接管了地方政权。毛泽东主席说了“革命委员会好”六个字，县武装部长甄飞虎忙了六十天，县革命委员会还是成立不了。县革委会，应由“军队、地方干部、群众代表”三部分组成。打着“造反有理”旗号的造反派，极力主张以陈良为首的四清运动下台干部入阁。甄飞虎依据中央“保卫四清运动的伟大成果”的精神，主张以秦雪光为首的四清运动

上台干部入阁。他多次作造反派头目的思想工作,没有点滴效果,只好按造反派的主张向上级申报。地区革委会明文指出,以秦雪光为首的四清运动上台干部入阁,才能组成县革委会。造反派坚持自己的观点,甄飞虎无可奈何。

常言道: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部分造反派见风使舵,转变观念,赞成地革委的批文。甄飞虎有了这部分造反派的支持,重新申报组阁方案。地革委很快下达审批文件,确定了以甄飞虎为主任、秦雪光为第一副主任的县革委会领导班子。造反派内部由于政治观点不同,自然形成对立的两个派别。两派通过口头舌辨,书写大字报,利用广播,各自宣扬各派的政治观点。党同伐异,物极必反。两派各自组织力量,批斗本派所反对的干部。同时,设立据点,抢枪武斗,闹得革委会不能行使职权。入阁干部挨批挨斗挨骂挨打,只好东躲西藏,疲于奔命。一年一度的防汛工作无人问津,导致江堤决口,洪水泛滥成灾,给全县人民带来厄运。正是:法无三日严,草枯明春萌,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在洪水灾害面前,地委,地革委,军分区撤销了甄飞虎的职务,委任常天明为A县县委书记,革委主任,武装部长。受命于危难之际,用什么法宝医治水灾所带来的创伤?常天明将“赈灾钱粮、修复决口、生产自救、恢复家园”等工作,交给秦雪光办理。他亲自抓两手:一是以县革委的名义,张贴布告,收缴造反派所抢去的枪支弹药。违抗者,逮捕法办;二是组织人力物力,巡回批斗四清运动下台干部陈良,铲除所谓抢枪武斗的罪恶之源。这些招法,果然见效,社会秩序,明显好转。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次年春耕农忙季节,地委书记、军分区司令穆洪,向常天明下达“安排六万劳力修堤修公路”的命令,还说:“今年江堤决口,提头来见”。得罪上级,意味着丢掉乌纱帽,误了农时,意味着丢掉民心。他在左右为难之际,听取了地方干部的建议,向上谎报六万劳力,实则安排三万劳力。谎话,是官僚主义者逼出来的。此次贻误农时,农民怨声载道。此次谎话败露,受到穆洪的严厉批评。事后,上上下下知

道常天明的处境，都一笑了之。常天明此后的任职期间，处理上下关系，显得无功无过，平平淡淡。

文化革命后期，军人回营。秦雪光，调任地委副书记。地委委任洪平江为A县县委书记、县革委主任。洪平江上任不久，地委决定将C县泵站建立在A县的洛庄。拆迁房屋，挖田开河，洛庄人民将要蒙受重大损失。洪平江感到左右为难，与夫人韩素珍商议此事。韩说：“顶头上司，是一部‘政治升降机’。它对干部，能提拔重用，也能降格使用。陈良的教训，是明摆着的。上命，是不能违的”。洪平江赞道：“上级怎么说，我就怎么干”。于是，他采用“金蝉脱壳”的计策，安排分管水利的县革委副主任，去办理此事。一年初秋，天降暴雨，江河湖泊水位猛涨。地委向A县发出命令，挖开白湖堤段，实行港口，河口两地分洪。洪平江执行此命令，遭到A县人民的唾骂。

时代易人，风云突变。党中央发出文件，平反冤假错案。文化革命中，许多四清运动上台干部挨批挨斗，靠边站，丢了权。因造反派无权给他们立案，也就没有平反可谈，只是重新启用罢了。真正牵涉面大、牵连人多的，要算反右派与四清运动下台干部。洪平江听了专案人员的汇报，得知“陈良窝案”的全过程。他觉得加在陈良头上的帽子，如反党集团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是不能成立的。可是，没有现任省委副书记白光的允许，谁敢翻此案呢？事关重大，搁置为妙。洪平江调走后，新任县委书记王建民，觉得此案必须办理。于是，他向秦雪光发了一份电报，征求处理意见。一天，王建民接到秦雪光的长途电话，得知上级领导的意图。于是，他向专案人员作出指示：重新罗列陈良的罪过。如“与上级闹对立的小集团”、“隐瞒家庭成分”等，给予陈良“撤销县委书记职务，工资降两级”的处分。各种手续完备之后，才以县委的名义，向地委、省委申报处理“陈良案”的材料。省委审批此案后，地委任命陈良为地区农业局副局长。

陈良、秦雪光、常天明、洪平江等四任县委书记，坐镇襟江带湖的水城，指挥改造A县沼泽地带面貌，建设鱼米之乡，不同程度地推动

历史前进的阶梯。在“改造水乡，建设水乡”的过程中，地委的指示执不执行？黎民百姓的合理要求采不采纳？县委书记怎样掌握社会关系学的“天平”？这四任县委书记，处理上下关系，表现不同方式的关系学：陈良，穿棉裤打赤膊，顾下不顾上；秦雪光，穿西装革履，既顾上又顾下；常天明，穿单衣单裤，上下关系平平；洪平江，穿棉衣打条胯，顾上不顾下。这种社会关系学，却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本书内容，属于假设虚构。若与世事相同，纯属巧合。

目 录

1. 姻缘错结不错解	(1)
2. 挥拍扑打花蝴蝶	(15)
3. 雪球越滚越见大	(29)
4. 不露声色选人才	(42)
5. 路施恩德招引祸	(55)
6. 赤白音符怎样弹	(68)
7. 谁知隐隐惠书情	(80)
8. 竹篱入城节节进	(93)
9. 微服私访水乡城	(106)
10. 一锹撮掉黄蜂窝	(118)
11. 上下合拍中间难	(131)
12. 才妒胜于色利妒	(143)
13. 秋风秋雨摧秋叶	(157)
14. 大地刮起龙卷风	(169)
15. 人有一语之祸福	(182)
16. 乱世居外得安宁	(195)
17. 无官难以一身轻	(207)
18. 坏事亦能变好事	(220)
19. 惟贤惟武两张皮	(233)
20. 心途疏通路亦通	(246)
21. 政策说情两难为	(258)
22. 观画学鸽不学象	(271)
23. 上呼下应练水兵	(284)

24. 时人褒贬新闻风	(298)
25. 艺术之舟易搁浅	(311)
26. 重农意味要交权	(324)
27. 闲思打赌三坛酒	(337)
28. 泪珠落在手枪上	(351)
29. 水不随花花随水	(364)
30. 权中含有“半边天”	(376)
31. 蒙人眼目设妙局	(390)
32. 文艺复苏话沧桑	(403)
33. 佳节人欢水不欢	(417)
34. 醋海有风才起浪	(429)
35. 旧法失灵换新法	(442)
36. 几任书记话短长	(456)

1、姻缘错结不错解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嫩春时节，风华正茂的青年冯源，站在江边的土堆上，观看滚滚东流的江水，期待入港的轮船。正是：孤帆远影碧空尽，不见轮船入港来。轮船不如火车遵守“信用”，晚点多于正点。冯源喃喃自语道：“长江呵，长江！一如既往，波涛滚滚。忆往昔，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风流人物；看今朝，长河任流，造就着无数当代英雄。”

“你怎么老是望着奔腾不息的长江呀？”从冯源背后传来熟悉的声音。冯源回转头观望，却是昔日同窗好友左升。左升任小学校长，冯源任潭口区公所秘书，各司其事，交往甚少。今日江边偶然相会，长时间地互相握手，显得十分亲热。冯源回答左升的提问说：“浩瀚的长江，哺育了中华民族，谱写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怎不令人如醉如痴的观赏呢！”

谈到长江的历史，左升想考一考冯源的水文知识，问道：“万里长江，历史上有许多别名。我只知又名扬子江，别的名称却不知晓，你能告诉我吗？”冯源淡然一笑，说：“孔夫子面前卖文章，关夫子眼前耍大刀，我岂敢在文人面前谈知谈识。”左升佯装不知说：“知识如海洋，谁能全部占有。我是求教呀！”

冯源见好友出于好心，才说：“长江，最早叫‘南渚’。汉代，称‘大江’。六朝，称‘长江’。隋代，称‘扬子江’。各个历史时期，还有‘九江、汉阳江、川江、荆江’等名称。长江各段的江面，也有不同的名称，如‘沱沱河、通天河、金沙江、南江、巴江、荆江、浔阳江、楚江、北江’等。扬子江，则是国际上对长江的通用名。”

左升听到长江称谓的介绍之后，便邀请冯源入茶棚叙谈。江边，没有旅客候船室。几位船民家属在江边用茅草盖了三个茶棚。左升、冯源走入东侧茶棚坐定后，女老板端来两碗热茶。左升主动付了茶钱，然后对着冯源说：“这次进城，有何公干？”

冯源答道：“昨天，接到上级的调令，要调我到县报去当编辑。”他接着反问道：“你，进城有什么事？”

左升首先说明自己接到县文教科的调令，要到县中学任教，然后向冯源发出贺词：“冯源，上级领导的慧眼，识到你这颗‘珍珠’呀！你是否写了许多文章，被伯乐看中？”

冯源摇了摇头，说：“我，才不过人，略不出众，不是‘珍珠’，则是‘鱼目’而已。我写了几篇消息通讯，登载在县报上，其材料质量低得可怜。”

察其言，观其色，左升知道冯源心中装满“蜜水”。他趁此机会，思考一考冯源的新闻知识，说：“新闻工作，是高尚的，也是受人尊重的。我听到长辈人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办报方向不同，前者教育群众，后者教育政府。你是太平洋的‘军舰’，已进入吴淞口，由外行（航）成为内行（航），能否谈谈办报方向问题？”

在好友面前，冯源岂敢妄自尊大。他说：“‘四两丝棉——谈（弹）不上’。新闻之门，我未入，谈不上内行。我年纪轻，阅历浅，不知资本主义报纸怎样办。县报，是县委的机关报，可能是为县委的工作服务的。鲁迅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报纸上，刊登什么材料，可能都是为本阶级利益服务的。”

善于提问，也可能是教师的特长。左升稍加思索，又追问道：“我抱着求知的渴望，向你再请教三个问题：什么叫新闻？新闻工作者需不需要灵感？社会主义报纸揭不揭短？”

冯源，迟疑不定。答吧，会表现自己；不答吧，对友人不礼貌。左升知其犹豫不决的心理状态，不便继续追问。此后，他俩谈论旧事家事，一直谈到轮船鸣笛入港。

轮船,从潭口至县城,行驶了两个多小时。左升、冯源登岸后,沿着不明不暗的路灯,寻找了一个普通的小旅社,交纳了住宿费,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

次日上午,在左升的陪同下,冯源走向县委会。只见:门外,有个篮球场,球场西面有两排红砖红瓦的平房;门口,有两间门房,连着院墙,门前挂着“中国共产党A县委员会”的木质牌子。经门房老人指点,他俩走进门庭,环视院内,只见:北面有一幢会堂式的建筑物;东面有一排红色砖瓦结构的平房;南面有两幢传统式的房屋,中间还有腰门;东南角有棵大树,杆粗叶茂,象把雨伞;东北角有口水井,妇女们正在轱辘轱辘的提水洗衣;四合院内的空场较大,来去的行人极少。

冯源、左升,走进南面房屋的腰门,约十余步,发现此屋上有天井,下有水池,四周厢房挂着小木牌,分别写着:组织部、宣传部、湖区渔业部、报社编辑部。

“你们是干什么的?”从组织部发出狂燥的叫喊声。冯源随即走进组织部,向一位脸部稍胖、体格粗壮的人递交了调令。这位胖子自我介绍了姓名,观看了调令,填写了介绍信。冯源从胖子手中接过介绍信,随即去报社编辑部报到。主编姬发祥,态度和蔼,说话诚恳,接待热情。冯源告辞后,陪着左升去中学报到。他俩办完调动工作的手续,然后回家搬运行李,循规蹈矩,按时上班。

冯源上班后,得知报社,共有四人。四开四版的小报,每三天一期,每期一万二千余字。无论主编,还是编辑,相互不分彼此,共同投入编稿、校对。冯源从事编稿,日夜忙碌,人虽辛苦心却乐意。一天,他正在伏桌编稿,突然听到这样的话语:“小姬,你们撰写一篇‘春耕生产’的评论吧!?”冯源抬起头来,只见此人长得略胖,因胖见矮,下腮略宽于上额,两眼炯炯有神。姬发祥站起身来,回话说:“陈书记,请坐。任务,我们一定完成。”胖人摆了摆手,没有说话,便走了。

冯源从姬主编口中获悉,胖人系新任县委书记陈良。次日上午,

冯源拿着姬主编书写的评论,走向红色砖瓦结构的平房3号,向陈良递交了评论,说:“姬主编说,要听取您的修改意见。”陈良接过评论,看了冯源一眼,说:“请坐。评论待我观阅。”冯源坐在木把靠椅之上,观察室内的陈设摆布:

室的中间,相隔一层木板与门框,前为办公室,后为卧室。前室,右面墙上贴着一幅形如皮鞋的A县地图,左面墙上贴着一幅形似公鸡的中国地图;正中的木板上贴着条幅:有功必赏,善者日进,有罪必罚,恶者日止。

忽然“唉乃”一声,半掩的门扇开了。冯源举目观看,只见后室走出一位三旬开外的妇女,手中端着一杯热茶。她脸部油黑,老式发髻,身穿粗布兰衣、绛色长裤。走路时,腰与臀部扭的特别丑。一双“粽子脚”,难看极了。冯源心想:旧社会美其名曰的“三寸金莲”,给妇女带来多么大的痛苦。正是:小脚裹一双,眼泪流一缸。

陈良夫人临近时,冯源连忙站起身来,接过茶杯,连声道谢。冯源坐下后,一面看陈良夫人走向卧室的摇摆动作,一面看陈良审查评论的举止神态,不禁暗中叹道:“七品县令与丑态夫人,太不相称呀!”

陈良看完评论,将原稿递给冯源,说:“可以刊用。你叫什么名字?从什么地方调来的?你能谈一谈评论与文艺作品的区别吗?”冯源接过评论之后,说:“我名叫冯源,从潭口区公所调来的。文学作品,以情感人;评论,以理服人。评论,是利用判断推理的方法,论证和阐明客观事物的道理,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律,达到说服读者的目的。”

陈良见冯源能言善辩,又提出问题说:“你能利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等数字,表示历代有名的文人吗?”

冯源想了一会儿,边望地图边答道:“一圣:孔夫子;二司马:汉代司马迁、司马相如;三曹:三国曹操、曹丕、曹植;四杰:唐初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五子:宋代哲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六君子:清末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

世称‘戊戌六君子’；七贤：魏晋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珍，被称为‘竹林七贤’；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为唐宋八大古文家；九老：唐代诗人白居易、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真、张浑、李元爽、如满，称‘香山九老’；十才子：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邻、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为明代十才子。”

陈良听了冯源的回答，感到满意。他见冯源的眼睛总是望着地图，又提出话题，问：“你对地图感兴趣吗？”冯源点了点头，说：“A县外围，四面环水，境内河湖港汊遍布，如何描绘又新又美的A县地图，您要花力气呀！”

陈良笑了笑，说：“我初上任，尚未进入建设A县的角色。A县南临长江，东与北连着长江支流，西南有个大型湖泊。前任书记说：A县地势低洼、洪涝灾害频繁，又要承受上游三个县的客水，是全省著名的‘水袋子’。水患不除，民无宁日，如何治水，尚无良策。”

冯源指着木板上的条幅，说：“善善恶恶，赏赏罚罚，这是您的‘座右铭’吗？赏人之功，罚人之过，知人善用，用人唯贤，这是政界人物事业成功的经验嘛！”

陈良所挂的条幅，并不是与“座右铭”挂钩的。冯源的提示，启发了陈良的思维能力。陈良说：“你的‘座右铭’是什么？历代名人有哪些‘座右铭’？”

冯源稍加思索，答道：“我这个小字辈，没有什么‘座右铭’。据我所知，古今中外有些名人，却有‘座右铭’：马克思——思考一切；达尔文——老老实实，简单明白；爱因斯坦——对真理的追求要比对真理的占有更为可贵；林则徐——制怒；华罗庚——见面少叙寒暄话，多把学术谈几声，等等。各人的奋斗目标不同，所拟定‘座右铭’的内容也不同。前人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政界人物，就要考虑‘民’呀！‘食’呀！东汉董宣、北宋寇准，勤政廉洁，爱民如子。他们从县令这个台阶，逐步向上爬到显要的位置。”

陈良边听边想，准备继续提问政界“当官难，难当官”的时候，突然听到从门外传来一股清脆甜蜜的声音：“陈书记，您接地委电话。”冯源扭头观看，只见门外站着一位身穿浅兰色服装，面如苹果，口似樱桃，富有自然美的女同志。这时，他听到陈良的回复：“袁莉，我知道啦！”于是，陈良在先，冯源步随后尘，离开陈氏门庭，朝着各自的方位走去。

陈良接完地委电话，依然回到宿舍。他想起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冯源的眼睛为什么盯在夫人姜莲英身上？提起姜莲英，陈良很自然的想起包办婚姻。他知道中国的包办婚姻，种类繁多，如表亲婚、童养婚、指腹婚、买卖婚等。自己呢？属于姑舅表亲婚。这时，一幕包办婚姻的全过程，便呈现在陈良的眼前：

抗日战争时期，我是山东沦陷区的热血青年，不满日寇的野兽行为，高中毕业后打算投奔新四军。我父陈琪福，经营布匹商店，又有田亩收租，生活比较富裕。父怕我参军抗日，引起灭门之灾，便施展了一条妙计：苦劝我与表姐姜莲英结婚，企图用婚姻之绳缚住脚跟。我不是笼中之鸟，而是空中之鹰。婚后不久，借探亲的机会，投奔了新四军。日本投降后，家乡成了解放区。一九四七年，我随军南下，与家乡失去联系。全国解放后，姜莲英带着女儿千里寻夫，终于找到我。

俗话说：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陈良从包办婚姻想到家庭生活：姜莲英，不识字，不开化，属于“守旧自私型”的家庭主妇。她与我，没有共同生活的语言，更谈不上花前月下。我看商店，游河滩，逛公园，往往是孤芳自赏而已。也许姜莲英自知丑陋，公开露面怕影响我的声誉。在家小吵小闹，往往是她主动进行“挑战”。她有一种癖性，就是年轻漂亮的女子，不能与我来往，不然就会“小闹花灯”。我在外县任县委副书记、县长的时候，登门拜访的人很多，其中不少是女干部、女医生、女教师、女演员……。女客人走后，家庭里就爆发了“舌战”。俗话说：隔墙尚有耳，窗外岂无人。家庭纠纷的秘密，